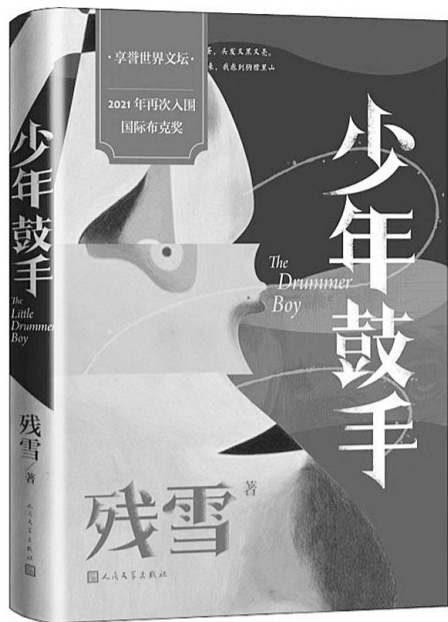


生活本真的另一种探寻

——读残雪《少年鼓手》有感

晓林



《少年鼓手》封面 本文作者供图

边读边写

残雪,这位中国先锋文学孤独的坚守者,对于部分读者而言是陌生的,只因为她的作品语句短促简洁,语言时而潮热、时而阴冷,小说具有强烈的象征感,但有时繁密的隐喻也增加了阅读障碍,让人读不太懂。然而,了解残雪的人都知道,她是有名的“报社子弟”,她的父亲邓钧洪曾是某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受家庭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残雪从小便爱上了阅读,除喜欢童话故事外,她还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方古典文学作品,她在阅读中受到文学的启蒙,从而使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她早期的作品《黄泥街》《山上的小屋》等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但近年来,她创作势头强劲,其作品《少年鼓手》在2021年再次入围国际布克奖,渐进读者的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残雪小说集《少年鼓手》,是她近年创作的14篇短篇小说汇集而成,依然是将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进行了夸张和变形的塑造,从而为读者营造出了一个超越现实存在的虚拟精神世界。

书中描写的都是些市井小人物,如退休无事的梨婶、保洁员老奶奶、替人办丧事的芦伟长等等;在自我分裂化身的指引下,故事主人公对陌生“自我”的探寻展现出超越性的精神力量——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他姓芦,从前是这里有名的鼓手。”

“您说的是芦伟长啊!”小伙子吃惊地说,“他现在不是鼓手了,他组织了一个乐队,专门替人办丧事。我同他熟,您想找我吗?”

“现在办丧事请乐队的多吗?”我抑制着隐隐的激动问道。

“当然多啊。差不多家家死了人都要请乐队。要不死者多冷清,您想想看!”

为人办丧事的芦伟长能通过静默等方式帮助失去亲人的人在精神上得上安慰,这也是很多人所渴望的。

看完这段对话后,我们仿佛跟着作者进入了生活与想象编织的怪异世界,在时而真实、时而梦幻的世界里担惊受怕,惊醒盗汗,不知所以。

较之以以往呈现精神创伤、死亡欲望、微观权力为重点,在《少年鼓手》中,残雪的写作呈现出新变化。在这部作品中,残雪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以更具力量的语言,试图将人从虚妄、噩梦中打捞出来。这是残雪新作的突出特点。

正如作品简介中所说,《少年鼓手》“将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进行夸张和变形,营造出一个超越存在的精神世界”,这是残雪新作的突出特点。

残雪的小说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你会觉得文字空灵回荡,在空气中可以跳跃着直达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完全看不懂了,不理解这样的异变和夸张背后的隐喻。

读《少年鼓手》的每一个短篇,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压倒性的、不受任何拘束的自我意识,其所造成的理解上的钝感,恰好是残雪努力扩展中文语言内部空间的必经之路。在读者屈服于这种语义上的钝感,放弃对小说意义的寻找,而尝试以纯粹经验的、主观的态度进入小说的时候,才是真正对残雪理解的开端;她极具个性的写作、对文学的乌托邦式理解,令人耳目一新。

残雪本人也坦言:“我在艺术上一贯追求极致。我往往将生存的体验浓缩再浓缩,将它追逼到险峻的悬崖之上,那是同死亡接轨的地方。那里的风景惊悚骇俗。”

《少年鼓手》(小说集):残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书香之城·文化乐山

读书笔记

走出自我的围城

黄钰婷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最杰出的幽默讽刺长篇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钱先生以围城为隐喻,展示了人生中婚姻、事业与社会的种种困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方鸿渐,对他来说最坚固、最难冲破的围城就是他的性格。

方鸿渐失掉了进取心而深困于惰性,因而事业上空空的阴霾挥之不去。方鸿渐留学的四年中换了三所大学,功课随便听了几门,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只在临回国时购买了一张假博士文凭。学业上懒惰无成的他没有真才实学,走上副教授的职位也是敷衍了事。他备课草草应付,照本宣科,课堂时间有余时要么早退,要么随便胡扯几句,结果没到一年他就被三闾大学解聘。惰性即是堕落,是把人从高处拖入人生谷底的沉沉巨石。

方鸿渐被磨平了棱角只剩懦弱,所以错失了真爱和自主的婚姻。方鸿渐唯一一个动真心的女子是聪明纯真的唐晓芙,他对唐的追求是极为诚恳而慎重的。但在事关分手与否的关键时刻,方鸿渐却显示出令人憎恨的懦弱,听到

唐晓芙气话的最后一句,他连辩解和挽留的抗争都没有,就轻易接受了分手的结局。方鸿渐懦弱的性格不但葬送了挚爱与理想,还让他陷入孙柔嘉的心计里难以动弹,被迫走入婚姻的围城。懦弱就是勇气匮乏,是无能和逃避。

方鸿渐缺乏主见唯唯诺诺,他的人生像提线木偶一般任由他人摆布。还在上学时,他就随家里做主订了婚。岳父和父亲安排他留洋读博士,他就按部就班照做。他从不思考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目标,更缺乏大志,一个现成的饭碗就足以使他苟安。他对婚姻亦没有主见,稀里糊涂就和孙柔嘉结了婚,不出所料这段姻缘以破裂告终。我命由我,而不是假借他人之手,随波逐流,任人摆布何来自我、何来理想人生?

性格决定命运。方鸿渐的围城正是自己亲手构筑的,和他懒惰、懦弱、缺乏主见一样的性格局限也在我们的身上明灭可见,筑起了困囿自我的城墙。围城从内打破是重建,从外打破是废墟。不做方鸿渐,从内打破性格的围城,才能走出狭隘的自我,焕然一新。

读书杂感

藏在背后的母爱

李莉

《一个女人的史诗》是我特别喜欢的女作家严歌苓的一部小说,讲述了美丽活泼的女主人公田苏菲一生痴爱一人的爱情史。田苏菲执着追爱让人震撼,但我却被田苏菲妈妈对田苏菲的爱深深感动。

田苏菲的爸爸在她十三岁时就去世了。这之后她的母亲一直未嫁,一个人带着小菲,靠着微薄的家底过活。日子艰苦,但她照样供小菲上学,极尽所能让她过得并不比别人差。书中写道:“田苏菲她妈是最肯让肚皮吃苦的人,一斤黄豆芽吃三顿。但她和女儿走出去,穿着都不让富家女压一头。田苏菲一人拥有五件毛衣,让家境不错的伍善贞也眼红。”在那样的年代,拥有五件毛衣应该算是一种奢侈了。没有了丈夫没关系,要强的母亲也一样要给小菲体面的生活。

对于小菲的婚事,母亲打心眼里不赞成。结婚那天晚上,母亲去参加喜宴,塞给了小菲一沓钞票,嘴硬地对她说:“以后有你苦头吃,我是眼不见为净。”但是小菲生孩子,母亲还是来了。书里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她把一小碗

鸡汤盛起来,端在小菲面前,又在她下巴下垫了块毛巾。她把自己的胸脯做小菲的后背靠垫,双臂伸到小菲身前,一手端汤,一手拿勺。小菲说让她自己来,母亲不理,一勺汤已准确地递到她嘴边。”这就是田苏菲的妈妈,说着最狠的话,却做着最暖心的事。

再往后,在最艰难的年代里,老太太使出浑身解数,自己贴钱,照顾女儿一家,还帮助女儿女婿招待客人。老太太一去世,她这两年持家的秘密便暴露了。小菲的母亲从两年前开始向伍老板借贷,抵押的是她的宝贝红木梳妆台和红木床,两年里母亲为他们一共借了五百九十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了。对于一生要强的母亲来说,为了小菲一家放下自尊开口借钱,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母亲却只字不提,就这么默默坚持了两年。读到这里时我泪流满面,不禁感叹,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爱呀。

田苏菲是幸福的,幸运的。母亲把最炙热,最深沉,最无私的爱都给了她,让她一生都简单笨拙地在自己的世界里肆意地活着。

欢迎乐山本土作者赐稿  
电子邮箱:313487468@qq.com